



冷面刺客

第十一章 摩天岭遇险

诸葛龙一听四位黑衣人大呼“别让他跑了”，不觉豪情大发，高喝一声道，“跑不了”，右手倏然挥出，三缕白光分上、中、下三路，疾射吐番头陀。

头陀原道诸葛龙武功平平，尤其是自己带来了无数毒虫，必可将其一举制服，眼见毒蛇不前，毒蜂畏惧，驱蛇人受制，黑衣人落败，已知今日决难取胜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这才乘其不备，弹身疾掠。却不料自己的属下背叛自己，道破了他的意图，身方惊起，诸葛龙机弩已发，三粒钢珠电射而来，一中至阳，一中阳关，第三粒击中了左腿承山穴，方自一惊，身体已跌落地下。

诸葛龙早对吐番头陀怀有恨意，劫掠花想容在前，毒杀青城派十多人在后，可谓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，加以他又是西域番僧，意在搅乱中原，故出手竟不留情，打出去的钢珠，不但劲力奇大，而且用的是淬毒钢珠，现在又正好打入穴内，任他头陀功盖天地，显也无法活命了。

“四位是……”诸葛龙转向四位黑衣人，他已知这四人是一是友非敌，但在何处认识，却是想不起来。

“诸葛少侠。”四人齐声呼叫，同时右手在脸上一抹。

“原来是四位姑娘。”诸葛龙又惊又喜道，“你们怎的

到了此地？”

这四位黑衣人正是红花会四女：春风、夏日、秋水、冬雪。

“你和荷、菊、梅、杏四侍卫离开双陵崖后，香主绿如荫久等你们不见，便命我四人出山寻找，她们四人呢？”春风道。

“已投靠了红花教，改投香如云教主属下。”诸葛龙道。

“那么你呢？一定已投入香姑手下了？”秋水忍不住道。

“我？”诸葛龙笑道，“我是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的孤魂野鬼。”

“什么呀，以你现在的武功修为，什么庙能容下你这尊神？”冬雪也笑道。

“我们香主还等你灭了红花教，回去后荣升总会护法呢。”夏日道。

“在下不仅未能灭了红花教，反将峨嵋闹了个天翻地覆，令狐生制造失魂毒人的计划全告落空。你想，我还能回大娄山吗？”诸葛龙道。

“说的也是，”春风沉吟道，“红花会已投入百家盟，令狐生又是百家盟护法，你为难了令狐生，红花会自不会饶过你。再说四名得力侍卫也全改投别派，你若回去，绿如荫还不把怒气全撒在你的头上？”

“不仅我不回去，”诸葛龙语气放得十分温柔道，“还望四位姑娘也都留下，红花教不同红花会。红花教替天行道，申张正义，专一光大武功；而红花会却甘为鹰犬，助纣

为虐，投在百家盟膝下，狐假虎威，横行武林。姑娘们若改投红花教，岂非弃暗投明，重新做人。还望四位三思。”

四女良久未出一语，诸葛龙由她们神色上已经知道，四人有难言之隐。

“四位既有苦衷，”诸葛龙道，“在下决不相强。”

“实不瞒少侠，”春风终于开口道，“我等四人曾服过香主独门‘效忠丹，’每年五月十七，要服一粒解药，否则，肌肝寸烂，迷神失智，最后受尽磨难而死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”诸葛龙低声道，“我知道了。”心中想起香如云逼迫荷、菊、梅、杏四女服药的事，必定也是这类‘效忠丹，’暗自决定，下次见了香如云，说什么也要解除四女的药性，能让人心服者方是英雄，一味凭借药力驾驭属下，那不是英雄，那是心胸狭窄的小人所为。

他忽然想起一事道：“荷、菊、梅、杏四侍女是否也服过绿如荫的‘效忠丹’？”

“不，她们被认为是最忠于香主的人，用不着使‘效忠丹’加以控制。”春风道。

“这么说她们没服？”

“是的”。

诸葛龙这才放下一颗心来。还道四女必服过绿如荫的“效忠丹”，过时得不到解药，岂非要饱受折磨，现下既知没服“效忠丹”，便立刻明白香如云之所以逼其服下自己的药物，盖因顾虑四人过分忠诚于绿如荫之故。

“香如云对绿如荫可谓知之甚详，”诸葛龙心道，“借红花会之手，除却风月庵叛尼，甚至红花会内部谁人忠于香主，请人有反叛之心，全都一目了然。是香如云过分机警，

抑是绿如荫有些软弱？一时竟推测不出。

“红花会香主绿如荫究竟是什么人？”诸葛龙忍不住道。

“不知道，我们也不认得。”秋水道。

“这可能吗？”诸葛龙觉得很奇怪。

“她总是带着面纱。”冬雪道。

“好，我一定会会这位神秘的香主。”诸葛龙自语道。

有一句话存在心中未曾出口，那便是：“为你们盗取永久的解药，还你们以自由！”

“红花会精通用毒，”诸葛龙向四女道：“这些毒虫和那驱蛇之人便交由四女处理。”

“少侠以后要上何处去？”

“我想依次到崆峒、丐邦、武当、少林等驻地一行。”

“这么说你知道了？”春风道。

“知道什么？”诸葛龙大疑道。

“百家盟已向六派出手，单等时机一到，便要攻占藏宝洞，一统江湖。”

“什么藏宝洞？”

“我们也不清楚。”

“谢四位姑娘提醒，在下告辞。”他担心谷外云岭三魑的安危，三人功力虽然高深，但东方亮和属下弟子尚有十多人，倘与三人为难，确也大为不妥。

诸葛龙心急如焚，提气轻身，电射出谷。待到了谷口细看时，只叫得一声苦，谷中空空如也，竟无一个人影。

“云岭三魑，三魑前辈。”诸葛龙运上了内力，声音远远传了出去，千山万壑皆发回音，仿佛天宇之间，充塞了“云岭三魑，你在哪里”的声音。

除了山岭的回音，并无人声。

诸葛龙心头大疑，凭自己方才的几声大喊，只要方圆十里之内有人，都该能够听到，莫非青城派也全体离去？

吸一口长气，诸葛龙闪电般掠向空中，身似流星逐月，风驰云飞，快速绝伦地在谷口四周掠过。

此时天色已亮，闪掠而过的同时，未放过任何一个地方，然出人意外，空地上绝无一具尸体，甚至连一个碎坏的兵器也无。

“他们未曾拼斗”，诸葛龙第一个念头便是“无任何拼斗迹象。”那么只有一个解释，他们有意离开了谷口。

“我亲口要他们守住谷口，有谁竟能使他们离去呢？”他真是有些不解了。三魑对于他，可谓言听计从，从无违拗之时，然而今天却违背了他的意思，离他而去。

“他们一定是被人抓走的。”他自我解释到，“若不然，他们最低也会给我个回音。”

方圆半里之内的一草一木，诸葛龙均已看过，他已再无怀疑，人们都是和平离去。

“他们去了何处？”诸葛龙自语道，但突然间他怔住了，耳内分明传来了一个声音道：“三魑另有要事，赏烟霞被困摩天岭。”

这声音若断若续，细如丝缕，轻如蚊蝇，但“三魑”、“赏烟霞”、“摩天岭”这些人名、地名却十分清晰，这些人他全熟，只须略微一点，便可牢记在心，只是“另有”、“被困”两语未能听准。

蓦的，他记起了在峨嵋山万佛顶、峨嵋派住地小院之内，便是这个声音，提醒自己制服失魂人岭三魑，“点其

要穴，制服三人。”

“莫非是风月神尼来了？”诸葛龙游目四顾，他心中十分明白，这是一种“、千里传音”之术，非功力达于化境，且又经名师指点之人，无法达此境界。练成此功之人，能在众人环伺之中将声音送入另一人耳中，却不被他人听到，可谓武林一奇。当日初闻此音时，他便认为是明霞指点自己，后见明霞不知，便认是神尼所为。现在此音又起，但却未见神尼身影。

“风月神尼，是前辈到了吗？”诸葛龙不会千里传音之术，只得朗声问道。

然而，许久未有回音。

那缕游丝般的声音，再未响起。

“不不，不会是神尼。”诸葛龙猛地想起，“他与明霞姑娘在找赏烟霞，怎会来到这伏龙山断魂谷？不会。”

猛然间他想起一个人来。

“冷面人，白衣冷面人，一定是他。”一想到冷面人，当下再无怀疑，上一次他帮自己解除了一个难题，那么这次所言决非虚语。

“应当速赴摩天岭，云岭三魑既有要事离去，则青城山想必不用再去，反正青城派自己已经会过，其门下弟子应当有所警戒。只有赏烟霞的中毒之身，仅香如云一人护卫，着实力量单薄，是否有难，应当速往。”主意拿定，也不管冷面人身在何处，望了一眼天色，提一口真气，辨明方向，疾向北方电射而去。

摩天岭处于川陇北部，正当夏初时候，青山耸翠，松柏

连绵，到得清溪小镇，天色已是傍黑。

镇中有一小店，是为华龙酒店。诸葛龙止住脚步，心想打听一下消息，有备而往，方保无虞。

店小二一见来人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身着蓝衫，背插玉箫，风流倜傥，潇洒俊秀，哪里还敢怠慢，一叠声催促：

“请进”，跑前跑后、茶水酒菜不时具已上得周全。

“小二哥。”

“不敢，你老有何吩咐？”

“这摩天岭上可有什么人聚居？”

小二一闻此言，登时变了面色，方才还笑模笑样，一眨眼已是惊慌失措，目光中满是惧意，回头向四周望了一眼，复又伸长了脖子极为神秘道：“你老打听摩天岭？”

“不错”。

“小的不敢隐瞒，这摩天……”一语未完，突又止住了话头，满面惊骇之色，转身离去。

诸葛龙心头一怔，但接着便已明白，原来门外进来了一位锦衣少年。

“他定是怕了这位少年。”诸葛龙心道，“不知这少年是何路数？。”

锦衣少年进得门口，大马金刀在桌旁一坐，扬声道：

“小二！”

“在在，小二侍候你老，来些什么？”

“拣好的上，相公我要设宴待客。”

“是是，你老坐好，小的这就来。”小二口中说者，风一般旋往房内。

“这位仁兄，”诸葛龙立起身来，向锦衣少年抱拳一礼

道，“在下独身一人，何不过来同谋一醉。”

锦衣少年见诸葛龙盛情相迎“哈哈”一笑道：“也好，兄弟告坐了。”说着话坐在诸葛龙对面。

诸葛龙看此人时，见其面似薄粉，眉目如画，锦衣虽有些过分炫耀，但不掩其风流俊俏的体态，只是目光偶忽一闪，有些淫邪之光，令人一见之下，如芒刺背。

“仁兄高姓大名？”诸葛龙斟满一杯美酒，放在锦衣少年面前道，“我瞧仁兄骨骼清奇，相貌超人，颇有宋玉、潘安之相。”

宋玉、潘安乃古代美男子，不仅英俊过人，更兼满腹锦绣，能与此两人相提并论，实在是非同一般。

锦衣少年此时便有这种感觉，现下听对方如此称呼自己，自是喜不自禁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咱家复名字文，名凌云。”

诸葛龙一听对方自称“咱家”，心中便有些不大自在，武林人多谦称“在下”，而饱学之人则自称“晚生”，常人也应以“兄弟”自称，算是对别人的尊重，这“咱家”两字，却有些不多听见，但傲慢之气是显而易见的。心中不悦，口中自不好多说什么，连称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原来此人便是百家盟左护法，前不久，曾带领四位失魂毒人在伏牛山二郎庙围堵丐帮五老，眼看便要得手之时，却被南宫英现身相救，接着丐帮帮主慕容广博出现，自知讨不了好去，这才只身逃遁，所带四名毒人全部被南宫英截获。再后被其师黑白棋怪抓获，要治其为乱江湖、祸害武林之罪，但他设计逃遁，不思改悔，复又变本加厉，为所欲为。

百家盟右护法令孤生擒捉清静散人、武林神医华力子失

败后，清神理智丸屡现江湖，百家盟所造之失魂人先后被人恢复神智，百家盟主逍遥子，这才复派宇文凌云追杀华力子，恰值神燕宫主赏烟霸也在寻找华力子，无巧不巧，落在了宇文凌云的手中。

宇文凌云未能找到华力子，误打误撞见到了病美人，心中自是高兴异常，然赏烟霞拒不同意，以死相协，加以赏烟霞是一宫之主，一派之雄，尤其是知道赏烟霞还有个同门师妹明露，师叔风月神尼，而这两人便在峨嵋山万佛顶囚禁，现下右护法令狐生已星夜前去，要将二女变成失魂人，他却差人连夜前往峨嵋山，速调二女北上。明霞、风月神尼神智既失，必会同意自己的婚事，而赏烟霞若有师妹、师叔作主，将不会再加反抗，自己与赏烟霞便可成婚。

差去的人已去了数日，按理，今晚傍黑令狐生应当带同明霞、风月神尼来到摩天岭，这才在青溪小镇设宴迎候，不想遇见了诸葛龙。

诸葛龙自不知其中原由，他只是看着此人清秀脱俗，一表人才，虽然目光有些阴毒，但不大反感，尤其是见他一经现身，小二便生了惧意，心知此人大有来头，这摩天岭上的事，大可着落在他的身上，这才出言相邀。

宇文凌云一听诸葛龙连称“久仰”、“久仰”，心中更为高兴，暗道：“我宇文护法不久将来，要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武林名人，那时你这小子还不跪下大叩其头？”便即微微一笑道：“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诸葛龙一听此话，反感便甚，心道：“你年纪与我相若，我尊称你一声仁兄，你却当真傲慢无礼。”想到小二一见此人，便已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便知此人并非善类，貌美心

恶，只是想到要向他打听摩天岭上的消息，只得强忍下怒气，顺口道：“诸葛龙。”

“因何到此摩天岭？”

“性喜游山玩水，随便走走。”

“不会吧，”宇文凌云目视着诸葛龙，语气中不无轻视道，“看你外相，似乎还会点武功？”

“只身外出，怎能没点护身功夫？”诸葛龙轻描淡写道。

“此话倒也有理。”宇文凌云语气一顿道，“你若真的会些武功，本相公司收你做个小厮”。

“不敢高攀，不敢高攀，”诸葛龙连声道，“一点防身功夫，怎堪为相公小厮。”心中却兀自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我尚不知，又哪里要与你为伴？更何况咱家是做小厮之人？”

“来，我试你一试，放心，不会伤你。”宇文凌云口中说着话，右手已从桌上伸出，疾向诸葛龙手腕抓去。

“不给他些厉害，想来他不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”诸葛龙打定主意，眼见对方正要抓来，拇指微微一挺，正好对准宇文凌云手腕的内关穴。

宇文凌云心头一凛，这一抓若继续下去，在抓住对方之前，自己内关穴已经受伤，百忙中手掌一侧，变抓为斩，疾割而下。

看着便要斩中对方的手指，而对方却毫无反应。这一斩他用了三分力道，饶是如此，也足可将对方四指切断。

然而突然间，对方中指翘起，正好对准他的掌缘中诸穴，若是继续斩下，不啻是将自己的穴道送与对方，一惊之

下，变斩为拍。

手掌抓出的同时，宇文凌云已增到了六成真力，这六成力道足可将大石拍裂，何况区区肉掌，然而他掌式一变，对方手掌只轻轻一移，食指已经翘起，指尖正对着他掌心的劳宫穴。

如此一连数变，不论他怎样变化，却总是发现在击实对方之前，自己手掌的穴道已经被对方指尖控制。

“咦，你武功不错嘛。”宇文凌云骇然住手，大感意外，他未曾料到这个文弱、儒雅的少年人，竟认穴奇准，变招奇快。

“承蒙夸奖。”诸葛龙一笑道，“碰巧而已，碰巧而已。”

“现在我用双掌。”宇文凌云坐正了身体，双掌提至桌上道，“试试你掌上功夫。”不得诸葛龙同意，双掌一上一下已经拍出。

双掌一起，内力已狂涌而出，一取印堂，一取天突。

两人相距本近，只有一桌之隔，诸葛龙登觉一股大力压向自己，心头也是一凛，暗道：“此人年纪轻轻，功力倒也非凡。”心中想着不闪不避，右手食指倏然点出，直取对方膻中要穴。

宇文凌云出手本已极快，然诸葛龙仍是后发先至，而且来势甚猛，指风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竟然射到了宇文凌云的胸前。

宇文凌云本意是试探对方功力怎样，自以为必非自己之敌，眼看对方指风射到，他若继续拍出，虽可立伤对手，但一来他无心伤他性命，二来自己也会被伤。以他的名头去与

人斗个两败俱伤，即便杀了对方，自己也已是损名。危急中右掌回护，左掌横扫而出，快速绝伦地斩向对方手腕。

诸葛龙的用意，也不是要伤及对方性命，只是要给他一点教训，不使他目中无人，指风虽可封闭对方膻中穴，但还是及衣而止。一见对方横掌斩来，手指缩回，弯转来向宇文凌云臂中穴点去。

宇文凌云一掌扫空，第二掌复又拍到，瞬间连拍十三掌。

然不论他掌力何等猛烈，看诸葛龙时，只随意挥洒，竟一一封在门外，而且每一封挡，后势未尽，全是守中带攻的妙招。

宇文凌云越斗越惊，已知面前少年功力非凡，最低不在自己之下。

猛然间，一眼瞥到了桌上的盘盞，右掌猛然拍出的同时，左掌却突地向酒壶上扫去。酒壶带着酒液，疾向诸葛龙胸前射来。

诸葛龙决未料到宇文凌云有此一招，手下不胜，突用餐具，纯属无赖打斗，但酒壶射到，其势又不得不迎，只要酒浆洒上身来，即便不败，也必狼狈。匆忙中手腕一抖，手掌依然前拍，两袖突地甩起，用袖尖接下了酒壶，随即微微一摆，那酒壶已反射而回。

宇文凌云自忖必中的一击，却不料竟被对方袖尖挡住，而且竟又反射而回。心中一凛，拍出去的右掌微一迟疑，诸葛龙掌力已到，“砰”的一响，两掌接实，两人在凳一阵摇摆，复又双双坐稳。

亏得这一摇摆，也是诸葛龙袖尖甩动匆忙，用力不均，

那酒壶竟擦着宇文凌云的身边飞过。

宇文凌云的身后，便通向内房的门口，恰此时，店小二已为宇文凌云送来了酒菜，双手托着托盘，方一出门，便遇到了疾飞而至的酒壶。

酒壶夹着风声，正对着小二的头部，小二茫不知何事，待突然看到有物疾向自己飞来时，已是措手不及，大惊之下，竟呆立在地。

诸葛龙也是一惊，酒壶去势如电，方才自己用袖尖将其扫出，用力虽然不大，然对普通人讲，尤其是对着面部飞去，虽不至伤及小二性命，但足可击伤小二面容，危急中不及多想，左手抓起酒杯运力掷去。

酒杯后发先至，空中“砰”的一响，已经将先前的酒壶击为粉碎，如此一来，酒壶自是无法击上小二面部。

然这一声脆响，响在小二耳中，仍是心头一惊，双手一松，手中的托盘向下疾落。

诸葛龙左手打出酒杯时，宇文凌云已经转回身来，发现了身后小二的身影，酒壶去势甚疾，他也只是觉得好笑道：

“小二来的真巧，这酒壶还不把你击晕过去？”待得诸葛龙酒杯飞到将酒壶击碎，才知诸葛龙免了小二一难，心中不免有些遗憾道：“这又何必？好好的一场热闹看不成了。”但心下认为是诸葛龙显示功力。

小二大惊之下托盘松手，宇文凌云觉得自己也该露上一手，这才双足一顿，身体曼妙地一转，早已将落下的托盘稳稳接住，步至桌前，缓缓放在桌上。

宇文凌云显示了这份功力，诸葛龙也暗暗心惊。

两人相视大笑。

“好，宇文兄好俊的功夫。”诸葛龙“哈哈”大笑道。

“比起你那飞杯击壶的功夫不差吧？哈哈”，宇文凌云也大笑道。

“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”

店小二从惊慌中醒来，已知自己方才差一点便入鬼门关，现下既然毫发未损，哪里还敢表现不满，忙将地下碎盅拣起，复又近前接过托盘，倍加小心退入门去，只一会儿，又将一把酒壶和酒杯放在了桌上。

“来来来，年轻人，本相公敬你一杯。”宇文凌云满面是笑，斟满了酒，将杯放在了诸葛龙面前。

一瞧宇文凌云放杯的手式，诸葛龙便知对方又有新的花样出现，目光一瞥，早已明白。

原来宇文凌云借放置酒杯之机，已默运内力，将酒杯压入桌内寸许，杯乃陶瓷所造，薄而透明，能压入桌内确实不易，但若从桌上取出，将会更难，尤其是杯内有酒，损杯倾酒，都会落人笑柄。

“兄弟也敬仁兄一杯。”诸葛龙说着话，也斟满一杯，放在宇文凌云面前。

诸葛龙放置酒杯时，除将杯身压入桌面寸许之内，潜运内力，已将酒杯捏得欲碎未碎，看去完好无损，且有酒浆满杯，实则吹口大气便可将杯吹碎。

“请，为宇文兄轻功、内力，为我们相识干杯！”诸葛龙说着话，左掌在桌面上微一用力，使酒杯不再被桌面挤压，右手已轻轻地执杯在手，便如从桌面上端起一般。

“请，”宇文凌云说着话，也将左手轻按桌面，右手便去抓杯。

然而，一抓之下，心头大惊，那酒杯入手微有异感，不是先前的坚硬、光滑，而微有松软之感，心知诸葛龙在杯上做了手脚，当此之时，端起酒杯，已是不能；甚至想要不去端杯也已不能，感觉告诉他，手掌只须少一离开，那酒杯便会瘫倒，酒浆便会洒满桌面。

“请，宇文兄何故不饮？”诸葛龙含笑一饮而尽道。

“这个……来，满上，满上。”宇文凌云右手握杯，不敢少离，左手提起酒壶，向诸葛龙杯中斟酒。

“来，我俩对……”宇文凌云乘诸葛龙伸手执杯的瞬间，突地左手击上桌面，口中厉声道，“小二，岂有此理？”

这一击，大出诸葛龙意外，不知他何以突然发怒。此时，自己手掌已经伸出，而那酒杯在宇文凌云掌力一震之下已经弹起，倘自己不能免于酒液外流，则酒浆虽非自己所倾，也仍显得自己无能。故一怔之下，倏然伸手，正好将跳起的酒杯接在手中。

与此同时，宇文凌云右手一起，连杯带酒已摔落地下，口中兀自大喊：“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”

如此一来，宇文凌云那无法离开的手掌，借着这一抓，一摔，算是得到了解脱。外人看来，还道他因故发怒，摔坏了酒盏，却不知那酒杯原已大损。

诸葛龙恍然大悟，心中不得不佩服此人的奸诈和机警。

小二一迭连声从内屋奔出。

“客官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

“你作的好事，竟敢在酒中……这个……这个放有脏物。”

小二茫然地望着地下摔碎了的酒杯和那片已湿的地面，心道：“你说有脏物，这可怎样查证？”

“怎么，你敢不信？”宇文凌云见小二兀自盯着地下发愣，心中大怒，手掌欲打。

“算了算了，”诸葛龙急忙立起劝解道，“以仁兄之尊，怎可与小二一般见识。”

诸葛龙这句话，既解了小二的危，又捧了宇文凌云，听在宇文凌云耳中，只觉甚是受用，心道：“倘真的打了小二，他定会小看于我。”便厉声道，“走开！”

小二退下后，两人并未落座。宇文凌云本要等待令孤生，诸葛龙用意想探摩天岭，现下天色已晚，等的人未到，想问的事还没打听，两人均不想节外生枝。

“阁下今晚住于何处？”宇文凌云道。

一听对方称自己为“阁下”诸葛龙便知对方已经起了歹意，而真要想与自己交好，应称“老弟”，或“仁兄”方对，现下的称呼，显然是因比武失败，心怀不善，但也只作不知。

“四海为家，随处安身。”诸葛龙道。

“何不与本相公一同回山？”

“什么山？”

“摩天岭。”

诸葛龙一闻此言，心中一动，暗道，“我正愁探不到摩天岭消息，此人有如此武功，又在摩天岭上留驻，说不定与赏烟霞有些关系。”便道：“小弟正欲观赏摩天岭的日出，若能随仁兄同往，那真是求之不得。”

“咱们走！”宇文凌云转身出了酒店。